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十四

先天學說

聖學知統合錄說

養生說

靜坐說

澹泊明志說

齋戒說

坎離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元氣說

三大火聚說

吾生說

苦樂說

生死說

慎言說

愛日說

星命說

吝財說



借馬說

吾齋說

古董說

借書說

碎穀說

耶律莊說

海禁說

海大魚說

鰐魚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四

蚌生珠說

雪癖說

杉木說

栢鄉亥龍說

路村塋地說

城北塋地說

白家園地說

崔府君廟後地說

石橋西北地說

臨城山脉說

孔子晝息鼓琴辯

王陽明之學是非辯

天人之理非二辯

善惡皆天理辯

天竺夫子辯書滌氣除餘積

無意辯

陳白沙出處辯

相士辯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栢鄉栢人辯

西銘理一分殊解

二願解

漢儒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

補編

舍利子說

王陽明之學是非辯

孔子晝息鼓琴辯

臨城山脉說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四

嘉慶
重校
雷煥
繼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一勳同較

而問先天學說

先天學者指其不禱於後天者而言之也人自有生

而後則莫非後天矣烏覩所謂先天者雖然先天之

妙無物不有無時不有若無先天則併其後天者而

非矣君子是以知先後天之不相離也昔者文王嘗

爲此學矣其所云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一

乎坤戰乎乾勞乎坎者後天之用也而先天之體存

邵堯夫嘗爲此學矣其所云元統乎會會統乎運運

統乎世者後天之紀也而先天之理寓嘗試收視返

聽塞兌忘言以觀夫身心之初則中也性也命也其

所以然之妙固有非思議之所可及是不謂之先天

而何與惜乎世之學者多不足以語此也夫子告諸

弟子見於論語者後天之學也孟子發爲浩然之氣

亦後天也惟易傳與中庸乃闡先天之秘知先天者

爲學而可以至於聖人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生

而至於壽作先天學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二



而至於壽作先天學說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述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菴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禱伯功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克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

無用之體非體也無體之用非用也後世之學者知性之本善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爲私欲所染不爲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惟賢希聖惟聖希天盡人盡物叅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四



賢希聖聖希天盡人盡物叅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性之本善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爲私欲所染不爲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惟賢希聖惟聖希天盡人盡物叅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性之本善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爲私欲所染不爲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惟賢希聖惟聖希天盡人盡物叅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養生說

以慾養生者害生者也知去慾矣而枯槁以爲養結
茅蓋頂圍牆打坐是非養生亦害生也於是乎羽流
丹竈之士從而矯之朝屯暮蒙取坎填離抽添火候
以異拔宅飛昇嗟乎妄矣彼將求有質之丹而不知
丹無質之可尋也夫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善治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矣去其害生者順乎吾
之生也順其生謂之曰知人謂之曰知天作養生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養生說
以慾養生者害生者也知去慾矣而枯槁以爲養結
茅蓋頂圍牆打坐是非養生亦害生也於是乎羽流
丹竈之士從而矯之朝屯暮蒙取坎填離抽添火候
以異拔宅飛昇嗟乎妄矣彼將求有質之丹而不知
丹無質之可尋也夫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善治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矣去其害生者順乎吾
之生也順其生謂之曰知人謂之曰知天作養生說

養生說

或問余曰子亦靜坐否余曰否也或曰人之形體與年而俱旺羸氣血與年而俱衰老坐以存神而養氣何爲不可哉余曰人之心無時不宜靜也坐而後靜則不坐之時遂不靜乎故無時無處無不靜也奚必坐或曰二氏之學若達磨面壁九載其後隻履西歸王重陽以活死人自誓其後爲全真之祖靜之有益於道也大矣且卽以儒者言之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是儒亦有事於靜坐也余曰否否余非惡兼濟堂文集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禮義以制嗜慾也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嗜慾而不知禮義也今有人焉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蹈禮義之行惟飲食口腹之是耽覩其貌則人也觀其行與禽獸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將改異之使禽獸其形寧死不願乃今者人其形也而禽獸其性則安之何哉君子之於飲食也所以養命小人之存命也所以飲食吾輩此身百年之後皆當爲蟲蟻所食甘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

爲蟲蟻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慾之所極廣而難遂若窮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反而害人謂飲食爲殛人之刀劍可也孟子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又曰人能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今饜饕飲食之人血氣過強內志傾危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亦乘之而愈熾庶幾淡飲薄食以勵吾上達之志勿使有所昏蔽吾志既定諸欲自退矣夫德行之樂心性之爵祿也飲食之娛禮義之穿窬也可不慎哉故諸葛武

侯以澹泊明志先之寧靜致遠人未有不明志而能
致遠者亦未有不澹泊而能明志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八



廷獻香亦未有不獻而能進者
封以爵前因志去之與籍廷獻人未有不進者

世俗所云齋戒者不飲酒不茹葷不近色而已然而
視聽言動一涉於妄可謂之齋戒乎夫齋者齊也所
以齋其念慮之不齊也戒者警也如人之持戈以備
不虞也故必視其所宜視而不視其所不宜視也聽
其所宜聽而不聽其所不宜聽也言其所宜言而不
言其所不宜言也動其所宜動而不動其所不宜動
也是四者耳目之觸物最先故古人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防其幾也曰不聞亦式凜乎微也而興戎之

戒白圭之箴皆見於詩書之稱述則寡言者尤保身
之要道而固學之本根也此如貯香之瓶塞其口則
香常在不則香氣散矣又如蓄水之池固其基則水
常存不則水源涸矣智者所以藏其舌而不露也至
於頭容直手容恭足容重古人以威儀爲定命之符
蓋亦不敢忽焉然此皆小體也夫體在乎心心如水
而所慮者風撼之不靜也心如鏡而所慮者氣觸之
不明也風定氣息而水與鏡如其自然之體而不動
也以此言齋戒斯得齋戒之本

坎離說

易曰離爲日坎爲月又離爲中女坎爲中男離南方之卦火也坎北方之卦水也夫以離之中虛而顧爲日陽中有陰也以坎之中實而顧爲月陰中有陽也陰中有陽爲水其母曰肺爲金陽中有陰爲火其母曰肝爲木此四者所謂四象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谷神者妙乎坎離而爲言者也不言坎離交而交在其中矣人身之坎離交則生不交則死修道者知法日月之合璧而得二氣感應之妙則幾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

易曰離爲日坎爲月又離爲中女坎爲中男離南方之卦火也坎北方之卦水也夫以離之中虛而顧爲日陽中有陰也以坎之中實而顧爲月陰中有陽也陰中有陽爲水其母曰肺爲金陽中有陰爲火其母曰肝爲木此四者所謂四象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谷神者妙乎坎離而爲言者也不言坎離交而交在其中矣人身之坎離交則生不交則死修道者知法日月之合璧而得二氣感應之妙則幾矣

兼濟堂

元氣說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地之所以不息者此元氣也人身有真陽之氣亦元氣也其氣週流上下無一息之停常於子丑二時驗之此時太陽在大地深厚之下已過中位而轉於東人身一陽之氣從腎中生意萌發而厥兆動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何心以生生爲心者也人此時見己之心卽見天地之心矣存焉爲聖賢之理養之爲神明之氣非有二也自子至丑由腎而達於湧泉矣自丑至寅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一

由湧泉而達於泥丸矣自寅至卯辰由泥丸而達於中膈矣陽氣在中膈如釜水之沸故辰則人當食時也自辰至巳午由中膈而歸於靈臺矣此時則一陰生焉蓋陽氣由靈臺而下降真陰之氣乘而居之也自午而至未申由靈臺而降於丹田矣陽氣在丹田如薪火之上炎故未則人再食時也人生一日一再食自然之理萬古不可易也人之所以生者食也食之所以化者氣也氣之所以化者元也是所貴乎能養之者

三大火聚說

錢牧齋曰余老歸空門患目疾與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一曰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書凡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句語錄駢贅無依者投畀於是一曰扇丁甲之火以待元文凡經方符籙誕謾無稽者投畀於是蓋嘗用是法以銷歸世間文字雖大地爲紙微塵爲墨而吾以灰心閉目冥置之而有餘余則謂儒林道學剽賊無根者固宜投畀祖龍之火而近世酬應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三

臭腐詩文及淫詞艷史爲人心之害尤甚火之更亟亟也至於文句語錄經方符籙大約出於乞丐僧道藉爲衣食計者直不必寓目耳然牧齋之老歸空門見終未正但以斷除妄思亦豈遂爲知道乎

嗟夫人生駒隙也泡影也朝露也秋草也落花流水也電光也石火也飛鳥過目也駿馬加鞭也勇士斷絲也百年三萬六千日瞬息旦暮也故畫棟雕梁雲題月榭可以貽後而不可以保後也竹簟牙床錦茵繡榻可以棲身而不可以隨身也熊蹯駝峯豹胎馬肝可以適口而不可以充煩懣之胃也霓裳羽衣猿笛蠶絲可以悅聽而不可入愁悴之耳也皓齒娥眉銷魂傾國可以媚少壯而不可以昵鷄皮鶴髮之老

也白璧明珠火浣通犀可以誇市俗而不可以矜清虛道德之士也五車二酉宛委瑯環可以傲百城而不可以貯空明靈覺之心也桂子蘭孫紫綬貂冠金魚象簡可以繼書香光祖宗耀門閭而不可以代續息難綿鐘鳴欲盡之日也王右軍曰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也悲夫而夫子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何也孝經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子泰山將頽梁木將壞
猶然逍遙曳杖其於生死之際所謂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者與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
嚮往之噫九原可作非夫子曾子吾誰與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四

當有之歎哉風可弇我夫子曾子吾誰與歸

而此書與稿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

嚮往之歎哉風可弇我夫子曾子吾誰與歸

而此書與稿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

苦樂說

人生果苦乎曰苦也勞力者瘁其形勞心者疲其神
焉得而不苦聖賢果樂乎曰樂也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焉得而不樂凡世人之辛苦真辛苦也其快
樂僞快樂也其勞煩爲常事也其娛悅則無幾也愛
惡忿懼四情所伐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或
計子孫各爲己欲所牽鮮有安分而不求外者以是
相傾相陷攻取是非片晷不寧死於營營逐逐者可
勝道哉嗚呼吾觀世人如枯樹在高山之上爲四方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五

之所搖無時得靜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舶壞溺而其
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己難莫肯相顧又
如撲火之飛蛾而投醢之蠛蠓也必無幸矣自古聖
賢兢兢舜業大禹手足胼胝孔席不暇煖終轍環天
下行道救世其一生所爲莫非勤苦而其真樂自在
心也不知心之真樂而以形勞爲苦焉夫形之不足
以苦聖賢也久矣果樂乎曰樂也素其位而行不願

人生果苦乎曰苦也勞力者瘁其形勞心者疲其神

生死人之所同也。衆人有死，賢聖能不死。耶牧豎有死，王公貴人能不死。耶吾雖生不已，將死耶吾未死，遂可自謂爲生。耶未來之年，可幸得耶。既往之年，爲誰將去。耶世人謬云：吾生今日如是，來日亦如是。汲汲皇皇，無停息也。且曰：彼人有疾，且死。我安且生，不知後之死與前之死，不甚相遠也。而爭一年之先後，一月之遲速，一日之早晚，不亦悲乎。吾之此生，非如北山之木也。山木至廣，亘千百里。年年採之，日日採之，而每歲生焉。則山木永不竭也。又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上流增之，則江水永不涸也。生人直如燭耳。一旦消化，誰益之膏油乎。勢且漸至燼滅矣。忽忽居諸，其疾如鴻毛之遇順風，如薄冰之曝烈日。而人於此方營營以力爭焉。至於相謀相詐，相傾相殺而未已也。愚矣哉。嗚呼！彼殆恃其年之茂，而身之強乎。今夫匠人之爲室也，陶者之爲器也，衣人之爲衣履，人之爲履也，先爲者先弊乎，後爲者後弊乎。薄者小者脆者先盡，而厚者大者堅者後盡。乎。

是必不然亦在乎所以用之而已矣然則人之生死亦在乎所以養之而已矣養之得其宜可以生可以死養之不得其宜不可以生亦不可以死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孟子曰順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凡所望於壽者異有暇日足以自修耳智者未死而生之事已完矣不肖者已死而未嘗生也故以生視生以死視死者衆人也視生如死視死如生者賢人也聖人也易不云乎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甚矣言之難也甚矣慎言之難也昔之人以言而賈禍者多矣故國武子見殺於齊而賀若敦引錐刺其子之舌武王聖人銘之於几曰口生垢口戕口自衛武公南宮适之賢莫不以慎言爲第一戒焉故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嘿足以密或曰世人之易其言者旣足以興禍矣意者佞可乎余曰佞不可爲也佞之以巧言迷人心如鴆酒之毒人腸也何可爲亦曰慎之耳慎之一藥能療言之諸病矣善馬不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六

轡銜不可以御也士人不謹言不能成德也無所得而言焉則妄矣有所得而言焉亦淺矣况夫世人心志之險險於山川機鋒之銛銛於爪吻日伺我之隙以求得所欲焉如虎之伏如鷹之擊默以塞口猶虞其攫我以去也而嘵嘵以鳴其能免乎或曰旣在宇內緘口不言作磨甦堅豈瘖啞而後可乎曰否也大禹拜昌言孔孟能知言不有言也明辨者從何而辨多聞者從何而聞乎夫利兵以捍國禦奸也妄持之以刺人則目爲凶器而其人在應該之列矣言旣出

好亦能興戎言之不慎禍不旋踵是以聖人慎之欲
人不妄言不輕言皆有以善其言耳易曰括囊無咎
又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是慎言之義也古金人之
銘義亦如是若終身默而不言如漢之焦光隋之仲
長子則必不能或曰聖人欲無言何也曰聖人之無
言亦非終於不言也能於慎言之中得聖人無言之
義則幾於道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九

兼濟堂文集

言在共錄然不言也讀於則言之中得聖人無言之
義則幾於道矣
論善亦取異善然無而不言也
又曰合章可貞以時發也
人不妄言不輕言皆有以善其言耳
括囊無咎

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更待何時乎凡物之失可以力追也凡人之逃可以求得也惟時則否今日一去胡能復迴來日之力僅足以作來日之事無能補今日之失也夏秋已至農不補春冬之失時老耄已至人不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物之爲我有而便於用者無如吾之年與月與日矣至人者惟光景是寶而恆覺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之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嬉遊玩日而已我日不暇給方將減不及之事以就日也而暇嬉遊乎哉實心修身者視已如行旅懷珍寶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之處虎嘯狼嗥於林澗之間咄咄逼人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用寡過不用長德卽此日也可謂之不祥謂之空亡耳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愛日也貴時也見善則遷也有過則改也故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星命說

或告於余曰今有一人談星命如神能預知後來事
余曰此不足信而子以爲實然不亦謬與或曰若睹
其驗得無信乎余曰拙工盡日射固有十二中的非
巧也其偶得也又焉能皆命中乎夫人心強於星是
禍福之本也星家既不知人之善惡豈宜妄言人之
禍福乎迎吉避凶其道在改惡遷善耳不改過遷善
乃希心於免禍受福星家縱予之鬼神必不予之人
能得之乎悠悠之俗聽禍福吉凶於適然久矣中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善必先
知其福若有不善則福或轉而爲禍矣不善必先知
其禍若有善則又轉而爲福矣此至簡易至平實而
卽至神明之理非有假於推算星命之說也若星命
爲一定之說則所云爲善降祥爲惡降殃者其何以
稱焉古之卜筮以決疑也今惟僥倖是求耳是不知
命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能
立命者謂之知命

一友人家素封貪得而吝於用余為說誠之曰爾效夫蟻者也蟻蟲之智也以小身任大勞勤力箝穀食以為儲蓄入其埵弗肯捨之出矣汝之情何以異是徒欲以富誇人耳殖貨不厭以積增積彌得彌欲彌欲彌得汝庾藏粟幾萬鍾而腹幾許大容幾許酒食一生用錢幾千貫而衣布帛幾千端耶財之於用如履之於足也適度焉爾矣多則為害不如其少也或曰富勝於貧求財不可已也吾身榮辱在財之盈縮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財多吾用之愈便且人愈重我也貧者終身受辱而而已噫嘻寡有非貧多欲乃貧多有非富寡欲乃富何以故財縱多不滿汝之欲豈不常戚戚哉除此欲心則罔貧矣貧者安於本分則富矣今之貧者缺財以為不足富者嗜財亦以為不足也吾惑焉昔有一富人甚吝藏數萬金為一巨錠而瘞之盜至攫以去富人於其瘞所呼天搶地痛哭不已有人慰之曰爾有金既不用而瘞之如石耳爾雖失金如覓一巨石大小與金等者埋之土中則同矣奚為而痛哭如此

故埋金於土者土之金非人之金也閉衣於笥者笥
之衣非人之衣也里諺謂之曰看財奴可謂切中矣
廣阿有劉生者貪而嗜利然好藏金不用坐視妻子
受困每與同賈者析利錙銖之細必變色奮爭人欲
射之誤中其弟其弟善人也代伊受禍未幾彼亦死
計其生平未嘗得食一佳饌也衣一好衣也風興夜
寐貪得而吝於用是之謂奴而已矣有人於此聚篙
楫帆檣之衆而了無艘艇之用集鑿鋸斧斤之廣而
絕不爲梓匠之工萃筆研楮墨之盛而竟不爲文字
之需不謂病狂者與悲夫是蟻之不若也蟻之箱穀
食以備家口之需也吝財者乃臧己之口腹而妻子
不免於饑寒禁錮金粟終身不用無以異於埋石於
土也死之日復藉瓜分吾見亦比比矣

借馬說

昔夫子嘆曰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余嘗疑以爲有無相通古之厚道也馬一畜耳而遂吝而不借人心不古至此哉余昔游宦時家有畜馬親友借者無不遂其願亦不自敢有德色迨歸里後尚存一二十騎借者數數來餉馬者以告領之而已期年馬之斃者十二三又年餘馬之斃者十四五余將答餉者其人俯首而告曰非小人之罪也馬在廐餉之不給飲之非時息之無法若是則應答今借馬去者盡日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馳騁而不惜其力也夜則不供芻蓐羈羈高懸哀鳴長嘶乘者方鼾睡如雷而不問也昧爽以後又復乘之以奔行遲則怒而鞭之或瘡其瘡背或賜或寒馬歸而病作其不斃者鮮矣小人其奈之何哉余聞而太息曰吾今乃知春秋時之有馬而不借人乘者殆非吝馬者之過也今天下之司牧者假

朝廷之百姓役使之猷朴之百端誅求盡其賦稅供其嗜慾而不加憫恤困憊捐瘡於溝中者相望乃曰民自斃也何以異是作借馬說

吾齋中除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外其次應覽之書曰左傳也史記也前漢書也後漢書也五代史也蘇子由古史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也朱文公通鑑綱目也皇明通紀也皆史之要者也此外史尚多存之以備考焉昭明太子文選也真西山文章正宗也八大家文鈔也陸宣公文集也韓昌黎文集也皮日休文集也歐陽文忠文集也蘇東坡文集也方正學文集也袁中郎文集也趙儕鶴文集也皆文集之佳者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此外文集尤多有則存之以備數焉無亦不必構也四書大全也五經大全也性理大全也二程全書也朱文公文集也河洛淵源錄也近思錄也陸象山文集也薛文清讀書錄也高子遺書也皆理學之要者也此外論學書尚多有則存之以備參焉無亦不必構也而詩集之中又有佳者則陶淵明玉摩詰韋蘇州杜工部李太白陸放翁李崆峒若唐詩品彙宋元詩選古詩歸唐詩歸李于鱗詩選以及唐人選唐詩中州詩之類以備詩之一班而已夫古今之書汗牛

充棟卽窮年矻矻不能竟也譬如海內名山卽抱濟
勝之具者能遍爲登陟乎故書吾取其身心之有益
者而已山吾取其目力之可及者而已陳眉公曰吾
有三願一願識盡天下好人二願讀盡天下好書三
願閱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不能但相遇時莫輕易
放過耳此可謂之知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六



此後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六...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六...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六...

古董說

從來法書名畫鼎彝瓊璧以至篆石盤盂罔不以傳
自古者爲可愛然此不過一物一器耳何足以留滯
於心哉每見今之人往往不惜重價購得之及其困
乏而求售十不償一焉夫自昔砮砮混玉魚目混珠
以僞亂真雖有明眼難免被其淆惑當春秋時已有
廢鼎之說而况於後世乎更值不肖子孫以爲游蕩
博奕之資千金之物土苴廢之又不足言矣余從來
不蓄奇物家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七

上賜祖傳及知弊見遺市廛所易者未嘗不愛若有散
失或他人求覓亦無所徘徊恡惜蓋物有成毀風雨
水火天災人事往往而有此血肉之軀電光石火不
百年而輒盡且無術以挽之也而乃耽翫好之器物
以遺身後之轉遷不亦愚乎此居家者所宜深戒也

借書說

書可借乎曰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將以求明乎理以書爲鑑弗借則無由開發之書何以不借書可輕借乎曰不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未必求明乎理以書爲郵輕借則如同捐棄之書何以可以輕借故凡借書者當視其人其人爲吾性命之友也則可以性命之書借之其人爲吾經濟之友也則可以經濟之書借之其人爲吾文章之友也則可以文章之書借之否則雖稱官小說且不可假手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况於帳中之秘乎吾讀字彙而知甌爲盛酒之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甌還書一甌宣城梅誕生曰今人誤以甌爲癡遂云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夫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有余獨以爲不然古人之借書者是必如吾所謂性命之友也不則經濟之友也又不則文章之友也故借以一甌還以一甌以酬酢爲欣賞耳今借書未必同於三者之友或高閣數月以致缺少傷損竟爲破甌者有之况借之也無一甌還之也無

一概而輕借輕還是非癡乎是有感而言之非誤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九



一海無疆翰墨長長非幾平長亦感而言之非誤也

辟穀說

辟穀之法果可行乎曰不可穀者稼穡之甘人所以
生精液而長氣血者也聖人曰食不厭細脾土之官
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絕穀是絕其生也丹家之言曰
辟穀不是道死後作餓鬼由是觀之穀之不可辟也
明矣或曰張子房習辟穀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載在史記可考于房豈欺人者乎曰古之爲此者殆
在道成之後真氣充足庶幾一日二日積之以至一
月可以不食若道未成而強爲辟穀其不尪羸而損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壽命者鮮矣然余聞之涿鹿先生蓋曾辟穀三年每
日飲水喫菓非枵腹而無所食也其後乃復食穀

耶律庄說

耶律楚材元之第一大臣也其學無所不窺始元主
滅回回國遂進次於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
形馬尾綠色獨角能爲人言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
之以問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上天惡殺遣以告陛
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卽日班師元主滅
夏諸將爭掠子女財帛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
旣而軍士病疫楚材用大黃活萬人元臣有進說於
太祖者云殺漢人而空之以其地牧馬楚材力言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非太祖乃止旣又欲屠汴梁亦藉楚材之言以免嗚
呼楚材之用心何其仁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由是觀之楚材
之仁其亦聖人之許可乎或曰楚材有功華人固矣
然元太祖亦必不聽其邪說之臣而嗜殺人昔者秦
之自起長平之役坑趙卒至四十餘萬石門伊闕之
戰殺三晉之士亦幾二十萬然強秦者終以亡秦至
項羽入關乃坑秦卒二十餘萬於新安殺秦王子嬰
焚阿房火三月不絕天之巧於爲趙報秦也元太祖

能體上天惡殺之意以蕩平中原而豈肯恣爲慘刻
大傷其仁愛天下之本哉然惟楚材能爲言之太祖
始能聽之則其所以混一天下者固由於此也楚材
漢人冒契丹之姓其墓在寶坻縣有碑已斷文尚可
讀其所居即律庄後人改爲野禮庄姓改爲劉嗟乎
不仁者之子孫恐爲後世所惡則宜改其里改其氏
楚材則仁人也愛敬先賢者方且表里式廬奉祀勿
絕而又何容湮沒以諱之此殆其子孫之過歟劉姓
甚繁衍至於今科第不絕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二

甚哉民生之好利也西極哈密南至九真北達沙漠無不重趼以赴爭鎔銖錐刀之末雖犯霜露食虎豹墜山谷沈波濤死而弗怨乃東之瀕海又有泛洋之徒始而負販繼而商賈小而攘竊大而寇盜漸至於稱王僭號以利爲之招也古未聞有海寇自東晉之末盧循徐道覆輩以妖術惑衆聯舟數千聚黨十萬登番禺之岸浮顛水順流而上達於揚子自謂朝服而至建康可定天下劉裕以英雄之姿沿海撲勦僅

乃滅之明末有鄭成功者初爲海寇所掠往來日本交易財貨遂爲贅婿寶貨充物劫海上之民驅諸島黠獮無賴爲其役屬遂有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之思乃一敗於江寧再敗於崇明三敗於廈門然後勢孤援絕棲於臺灣從此有滅亡之勢也臺灣本荷蘭國所踞鄭成功襲而有之斯地東北通日本琉球西南通交趾緬甸荷蘭國於大西洋而常泊船於此所謂紅毛番也明季曾進紅衣大砲康熙六年自廣州入貢其人深目高鼻面似回回而色稍白帽若高麗球

簷而後有羽綴之衣足蔽體之半其下以毳罽爲褲束縛甚急鞋殿以木狀若鬼物進二青牛大如犢背有肉鞍能駕小車車上畫彼國男女戲謔飲酒之狀皆赤身不秘其陰陽蓋鶻鵠俗也數請納貢

廟堂之上矜其疲於奔命詔寢其事焉然余聞日本產銀多且賤酷嗜中國磁器古鼎書畫綵幣等物奸民泛海者自天津登萊廟灣姑蘇舟山四明漳泉瓊州駕雙桅大船乘風利之便不過一月直達其境獲利數十倍愚民走死如鶩鄭氏之所以富而能用衆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四

者由此故立法嚴禁之禁海者非以困民乃以安民也寇靖而海禁可弛矣

南華云北溟有魚其各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鵬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說也余嘗疑之以爲海雖溟渤焉有如是之大魚而又化爲如是之大鳥哉然幼侍先君子側得聆寧晉給諫王陸澤之談陸澤者名夢尹壬戌進士曾以工科給事中加一品服色出封朝鮮者也據其言發舟天津阻風則不得行西北颺作瞬息千里波濤無際一葉萍飄遙望島嶼蜃市宮闕疑仙兼濟堂文集

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學者勿
少所見多所怪而自處於醯鷄蠛蠓之見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六

鰈魚說

東海有魚其名曰鰈高若屋大若象鱗若扇鬣若鬣目若盃口若甕腮若鑿齒若鋸所食鮑鮓之類不可數計羣魚素畏而恨之聚族謀曰是吮吾輩之膏吸吾輩之髓戕吾輩之鱗甲瘡痂不能起彼亦吾類也何無香火之情若是然其勢不相敵卒無奈鰈何又有鮓魚其大如牛比附於鰈爲之前導爲之左右而肆厥吞噬之謀其吐黑氣含沙而射人者曰蠍則爲鰈經營三窟是三族也魚罔不側目然鰈與鮓往往

乘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有死於岸者大約在春秋之日潮水自東方湧起雪山銀壁歎薄奔射有神蝦其鬚戟張數千百枝蜂擁鰈魚並及於鮓鰈稍回顧則戟鬚觸之赤血泉溢直推出岸上與鮓魚立涸而斃土人乃以楹檣其唇頤踏其齒頰磨刀霍霍取其脂膏鍊而然之一魚之油足供千萬家夜燈也其肉不可食則人皆棄之而弗取君子曰是魚之受殛也宜哉然鰈與鮓骨尸於岸膏塗於釜而蠍終以含沙不知所往或曰蠍化爲鮓

云

鰈魚說

蚌生珠說

蚌陰類也隨月爲盈虛其中產珠則蚌之寶也蚌雖陰類獨陰不生苟無陽以及之何以產珠意者月之至精陰中有陽蚌得之而爲光與自古珠生於合浦故號珠崖然今時之所尚者東珠則生於烏龍江混同江者是而世傳洋珠者多出於西南海豈物性有變遷與抑畏惡人之婪取無厭而移徙遠避耶乃海濱人偶而舉網剖而得珠者甚多又何故吾聞甓社之湖有蚌生珠其光夜燭天漁者物色之卒弗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今此物尚未去否魏惠王謂齊威王曰寡人有照乘之珠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有四臣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威王之所寶者似矣然人心亦有珠焉上下四方千里億萬里無不照也無不及也雖比明於日月可矣不於此返照而耽耽焉珍一蚌之所生焉知人心之有合浦瓊島耶

雪癖說

四時之景風雨花月最爲樂事而冬雪凝寒萬籟無聲六花時墜孤館書灰尤人生不易得之景也若詩所云千山鳥絕萬徑踪滅孤舟蓑笠獨釣寒江從來以爲絕唱而宋柳耆卿望遠行一詞尤膾炙人口其前半云長空降瑞寒風剪淅淅瑤花初下亂飄僧舍密酒歌樓迤邐漸迷鴛瓦好是漁人披得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余丙子讀書西山春夜大雪迨明登樓望之羣山皆白蒼苔微露古木低垂居然關董筆意矣癸巳冬京師大雪遙望西山余作雪浪山咏有玉盞萬頃堆芙蓉之句李坦園相國楊猶龍太史皆有和章迨丙午歸里復有數次雪城西張村湖上扁舟擁棹野曠山沉亂踏瓊瑤如身在水晶宮也人生至此甚不可虛度哉而余生平所歷雪中景雪中人雪中詩儂儂不能去諸懷疑有雪癖也

杉木說

傳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孝子之事親終矣顧人不
幸而遭終天之變倉皇急遽反至疎忽以貽後悔則
送死之事自當倍慎於養生而棺槨其尤重者乎余
讀二程子全書而知栢之爲木堅久香潔足杜水蟻
之患又山土多甲蟲力能穿木聞松栢之氣輒避之
繼又知杉木之美更甚於栢產自蜀中佳者值數百
金雖歷千年不壞蓋常悉之於敢故殯者凡此皆人
子不可不知也然而材良價高貧者多不能致焉嗚
呼果貧不能致則亦已矣孟氏所謂無財不可以爲
悅也不然慎毋因守錢而使化者有土親膚之憾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卑

杉木說

水栢鄉亥龍說

栢鄉亥龍也自東京村入北關結縣治文廟者爲一支自石家庄藏龍寺由城隍廟者爲一支至南關而合矣丙有堯山城南三里有一字橫案蓋自鎮里賈庄而朝於前水則庚轉而爲坤入於南關之二橋下張村之水亦是庚轉爲坤而又有南岡之水滙於離方水火既濟之象二龍會合於城東孫村此處宜有收攔俾龍頭高起則文章之士必多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里

路村埜地說

路村祖埜地當日不知何人所看而向來看者多人亦未曾實實指點此龍自贊皇縣五馬山來自內部村以上來往尋覓自內部馬村由劉家庄東南徑奔趙家庄乃直趨而南蓋亥龍而兼三分艮氣也明朝止有舊官路水遶青龍至
本朝李公開張村渠乃濬成而九曲入明堂之水矣况堯山爲天馬案南天橋爲水口羅星亥龍得坤離之水發達久遠何疑哉

城北埜地說

埜護城之龍也河北地似勝於河南而當時乾南僧
擇之於河南者豈別有所見乎坐乾向巽就勢取局
亦頗費心然水局不收石橋關鎖終不能大有會合
近日本體流一渠爲界水故勝於往日也總之西北
龍脉渡河而來乾七亥三陰不敵陽傷尅往往見於
閫室培而厚之人力可以補其不足也德厚則福自
集地且效靈

白家園地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聖

白家園在南郭之西龍脉自上京村來至侯家產而
起一峯至此地而結雖小而秀或曰茨菇葉形也後
水自西北而來前水自西南而來其脉甚遠南有朝
山以理論之會合融結未易得也

崔府君廟後地說

凡亥龍之脉其地土色必佳生草木亦秀發崔府君
廟俗曰高廟廟後百武地甚平坦然自東北艮龍挨
入有沙金璞玉之美或曰祖地龍餘氣也夫陰地隨
陰德而轉但令高阜寬廣土脉純厚後世不爲城郭

不爲道路不受水患足矣又何必策杖尋山探壑經
丘而希心於不可知之福哉至鱉里林面發水
地固難得矣得大地尤難細觀北庄之地自亥龍轉
艮坎入首蓋自高邑城北崗頭村河頭王村龍花南
來其前有涉水界住而有石橋以爲之關鎖內明堂
寬平外明堂可容萬馬又如蓄水之池波瀾滌澗而
以庄爲青龍石家庄爲白虎本體青龍白虎沙內有
水沙外有水而青龍之水直達至龍王廟方出人知
向是爲宜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四三

石橋之爲水口而不知龍王廟之爲水口也但氣頗
迅駛微少含蓄之妙且未經裁成尚須修飾癸山丁
臨城山脈自天柱山發由坎轉艮結爲縣治而泝水
環之城西有息波亭亦一勝地也但來龍爲浮圖所
厭而面前朱雀不振故發科者少又一支亦由天柱
山自臨城東北一帶趨東南至鎮里村面前有水亦
一地也又一枝爲桃源洞由黑城庚辛龍東向入西

趙村村東有一水口亦一地也西趙村內少文星由
西趙趨余舍趙村至張村止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四

西鼓餘舍鼓林至張村止

鼓林東亦一水口亦一湖也西鼓林內少文星由

人心有動乎曰無動也其動者動於氣也氣何以動
有所欲則氣動矣欲非心乎何以曰氣也曰心統性
情性終不動也其情之自然而發者猶性之著焉譬
如燈之於火濕之於水也世以欲之動而誣情以情
之動而不識性千古來夢夢久矣聖人之心有動乎
曰人之心皆不動聖人之心何動也然凡人之心固
不動而不能不動於欲聖人無欲而其所發之情皆
中正和平故曰聖人之心猶太虛也若使聖人而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動於欲則何以爲聖人孔叢子載孔子書息鼓琴一
事吾疑之其言曰孔子書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
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爲幽沉
之聲幽則爲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
何所之感若是乎從入而問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向
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可與聽音矣誠
若斯言是夫子之心有所動於欲也聖人之心至大
至虛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豈以猫鼠之微
而遂移其心哉若有所移而動則大於猫鼠者祿之

以天下繫馬千駟而有不動者乎杜子美詩人也猶
曰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夫世事紛紜
如貓鼠鷄蟲得失者何限子美不以櫻其中而聖人
以之勸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
以聖人之喬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巽

以聖人之喬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以之勸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
以聖人之喬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以之勸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
以聖人之喬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以之勸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

或問王陽明之學是非辯天竺之學而不自知故
人之學何如曰觀四子之書則知聖人之學矣論語
言仁孟子言仁義大學言恕中庸言誠推而致之天
人合德道濟萬物聖人之能事畢矣陽明之學果有
合於此乎或曰陽明之學主於良知知即覺也陽明
以良知提醒斯世其意與先知先覺豈有殊乎曰陽
明之言良知是也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則非也良
知何物即心之體也人心無無知之時此昭昭爛爛

者即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全是天理知正是善何
得謂之無善也而其徒巧爲之說曰無善乃言其至
善也若是則何不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直捷明白
省却天下後世多少葛藤而乃爲此流弊無窮之語
也聖人何思何慮心如明鏡止水靜固止也動亦止
也以是爲心之體即以是爲性之體心中有性而豈
無善無惡之謂哉至於格物之說異於紫陽知行合
一近於躐等此猶其小者耳余悲學者浮慕陽明之
說而不考其差謬之端流於天竺之學而不自知故

存其良知之是而辨其無善無惡之非所謂瑕瑜自
不相掩固不可槩以爲是亦不可槩以爲非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聖八



不特其間不可果以爲是亦不可槩以爲非也
有其良以之是而辨其無善無惡之非所謂瑕瑜自

天人

人之理非二辯

或問何謂天理曰天理卽性之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吾性之理卽天之理也故在天爲春在吾性則爲仁矣在天爲夏在吾性則爲禮矣在天爲秋在吾性則爲義矣在天爲冬在吾性則爲智矣在天土旺四季在吾性則爲信矣此五常者乃天稟之自然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國以及蠻貊無有一人之不同者也故咸湯仲虺之誥有曰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卽天理豈空虛浩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甲九

渺之天之謂哉但此天理操之則存舍之則亾故聖賢自危微傳心以後有克已復禮之語克去已私復還天理天理何時不在但爲私欲所蔽耳若能明能斷不爲欲之所引情之所流而加以戒懼慎獨之功得喜怒哀樂之正則吾心之中無時無刻莫非天命之理之流行而其爲聖人不遠矣是以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謂天之理賦於人者無不實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人縱恣於人慾而不克自檢制其始也一念之私久之而念念皆私其始也一

事之偽久之而事事皆偽甚而干戈弓矢生於樽俎
戰伐戕殺起於骨肉害及蒼生覆其宗族孰非喪失
天理之故哉歷觀史冊較然如指諸掌也故吾謂性
理之卽爲天理人能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孟子豈
欺我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漁夫

聖之明爲天聖人謂吾公養到明視以事天孟子嘗
謂之曰吾思舜史無嫌然故能精掌出於吾爾外
非力也其試必肯因書又發全其未幾其非其夫
事之附入之而事事皆爲其而于文且失其外其故

善惡皆天理辯

先儒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是言也愚不能不疑之夫所謂理者何也是人心中所具之德也其見於應事接物合於宜者則亦曰理字說曰治獄官曰理又曰王之脈理惟玉最密故從玉然則人心之理亦最密矣故曰性卽理也理卽五常之謂也其曰天理者言此理命之於天也理既命之於天順乎此者爲天理逆乎此則非天理矣今先儒之言曰天下善惡皆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天理是以人欲之私爲秉彜之自然也楊墨之類無父無君其害天理亦甚矣又豈但過不及之間乎夫道者天下之公理也若以惡爲天理則世之爲惡者皆得自附於天理之說而聖人遏惡揚善之訓何以動之今世俗於爲惡之人詈之曰沒天理此其言最醒豁可以發人之良心學者何必好高求異爲也此所關甚大愚故不敢不辯

夫謂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是言也愚不能不疑之夫所謂理者何也是人心中所具之德也其見於應事接物合於宜者則亦曰理字說曰治獄官曰理又曰王之脈理惟玉最密故從玉然則人心之理亦最密矣故曰性卽理也理卽五常之謂也其曰天理者言此理命之於天也理既命之於天順乎此者爲天理逆乎此則非天理矣今先儒之言曰天下善惡皆

友人唐山趙問源昔在甲戌乙亥間與余爲筆硯交
課業城東南隅之樸園所尊者孔孟之經所悅者程
朱之傳所擬者史記與歐蘇之文伊時問源與余互
以文相質不爲曲徇甚相得也迨丙子問源先余舉
於鄉癸未赴公車問源以對策第二上春官第然文
未盡佳卽會元陳百史之中庸藝及孟藝俱靡弱不
稱首作龔芝麓會告余曰項水心於甲戌科本房所
錄闈墨江南人多議之陳百史有文名會執贄其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故授之以題蓋揣摩半月而始就闈中灼然知其爲
百史也嗟乎國家取士大典顧可以私相授受乎水
心百史皆文人也果若芝麓言則近於僥倖矣其後
問源爲楚督學以到任稽遲降二級應補別駕因不
赴補革職廕祖李公爲三省總督時鄉人有訟之者
爲之發聊城之矢其事得寢余丙午歸里問源來晤
依依握手如平生歡然問源則老矣後愚民勦建佛
寺於暄霧之頂遠近絡繹香火雲集而帝堯之祀或
莫有顧之者問源作募疏建大蘭若榜其殿額曰天

無意辯

或曰君子無意可乎余曰滅意之說異端之詞非儒者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基何能無意乎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本諸意則何以誠何以正何以脩何以齊何以治何以平乎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也若令君子畢竟無意則金石土木塊然無所知之心也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之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

無者假意耳私意邪意耳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或曰吾所謂無意者豈如金石土木塊然無所知哉乃有而不著焉耳曰既已有之安得復謂之無且誠意則竟無一毫之不實矣又何有而不著耶故人之不能無意亦猶人之不能無心也意可無心亦可無乎故意可言誠不可言無論語云毋意非言無意也是不可以不辨

陳白沙出處辯

或問於魏子曰陳白沙學於吳康齋薦召至京乞歸
終養特授翰林檢討飄然而去坐臥碧玉之樓歌咏
先王之風豈不超然物表樂在其中者與余應之曰
是易所謂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无攸利者也惡
觀其能超然而獨樂哉古之君子其於出處之際慎
之又慎非苟而已也在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在乾
之九二則曰見龍在田利見夫人在蠱之上九曰不
事王侯高尚其志在觀之六二則曰觀國之光利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賓於王蓋隱則不仕仕則不隱未有似隱非隱似仕
非仕徘徊於二者之間而無據者也伊尹之耕有莘
孔明之臥南陽隱也至於受成湯之三聘膺熙烈之
三顧則幡然而仕矣嚴子陵釣於富春陳希夷棲於
華山隱也然赴召而不聞其受官今白沙如無志於
當世之務也則宜辭官歸隱以遂其薜蘿之初志若
其不忘當世也則宜服官盡職以明夫敬事之大閑
奈何既受檢討而又歸養以去出處之義果有當哉
其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啣恩感德圖報稱於親終

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夫待親終疾愈而服官何如待親終疾愈而受官也且疾愈可言親終何忍言哉意其理義之念不能勝其華靡之念故俛首受之不辭而不知先後之間間不容髮君子有以窺其心之有所動而不能自持也當時有識之士固已疑之南安太守張弼曾以出處爲問曰沙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夫旣曰願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墻吮癰舐痔患得患失先登壘斷無所不至者矣今
陳子不戚戚於貧賤不役役於富貴菽水承歡孝也
浮雲軒冕廉也作爲詠歌有柴桑之風講於道德繼
龜山之躅而子責之太甚辨之太鑿得無吹毛索瘢
乎余曰出處之際士人之大節我將以明道也非許
以爲直也謂白沙異於流俗則可謂白沙合於聖賢
則非也昔程伊川先生被召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
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
敢祇命於是召對後始受西監之命上奏經筵三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七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其受
官不苟如此故君子出處之道若伊川先生者可也
此山之觀而子責之太甚辨之太鑿得無吹毛索
龜山之躅而子責之太甚辨之太鑿得無吹毛索
乎余曰出處之際士人之大節我將以明道也非許
以爲直也謂白沙異於流俗則可謂白沙合於聖賢
則非也昔程伊川先生被召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
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
敢祇命於是召對後始受西監之命上奏經筵三事

相之爲術號曰風鑑其來久矣然而荀卿非之唐舉見蔡澤曰聖人不相又何謂也夫相人之貌者不如相人之神相人之形者不如相人之心若但以形而已則吾聞帝堯秀眉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顏漢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竇將軍鳶肩馬周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兼濟堂文集

焉能盡同乎昔裴晉公未遇之時相士曰法當餓死
及既有還帶事則又曰法當三公夫晉公前後一人
耳而何以始終互異若此迫觀晉公之自贊曰爾貌
不颺胡爲將胡爲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是晉公之
自相者超然於形貌之外矣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
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爲主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爲
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
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次顛沛必歸於惡者凶
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
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
咎豈能悉中若一行斯言也其可謂近之矣所謂聖
人不相者其卽孜孜爲善命自我造至誠如神者乎
彼麻衣尚寶之術何足侈

栢鄉栢人辯

古今城邑變改不同水亦有遷改若山則無遷改之理卽如余邑栢鄉雖壤地褊小然考之史記趙敬肅侯封於鄗前漢書地理志栢鄉屬鉅鹿郡註曰侯國鄗則屬常山郡後漢書曰常山國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註曰縣南七里光武卽位於此矣其鉅鹿郡內無栢鄉之名疑王莽時或廢栢鄉而獨存鄗郡也不則光武時裁併也以今栢鄉城北十五里計之去古鄗正屬七里則所謂千秋亭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六

五成陌者皆在焉而高邑之千秋亭非也是則栢鄉之爲邑自兩漢時已有而鄗又常山國之一大縣栢人後漢書屬趙國又一邑也乃吾栢鄉士夫著作遊覽往往自稱栢人其實非是考史記漢高祖伐陳豨至栢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高祖心動曰栢人者迫於人也遂去再考顏氏家訓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惟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卽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

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嚙
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嚙務山也余按宣務山卽今
所謂唐山而顏之推曰在栢人城東北則此邑在山
之西南可知矣今之唐山非古之栢人也而余邑栢
鄉亦非古之栢人然則唐山縣稱古栢人尚可而余
邑栢鄉不應稱栢人甚明嗣後邑之賢人君子但稱
栢鄉以別於唐山可也考顏氏家訓則知之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空

龜山先生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而程子答之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龜山第二書曰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伊川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朱子謂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兼濟堂文集

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此論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余觀西銘大意大抵以天地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以大君爲嫡宗以大臣爲家相乃直指仁體發明人生之初同出於天地之意初非以生我之父母言之謂天下之百姓與已之兄弟同胞無異也其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則亦承上文而言之耳程子言理一而分

殊正是此意所以朱子曰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然有個親疎從這處便是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又曰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詳味朱子此言又何有兼愛之疑哉至於綱領在其體其性之之言總令人求仁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二願解

聞之古訓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斯言也其亦大不得已而言之歟而未盡之意正在言外蓋天未嘗生不好之人其有之是自壞之也惟天能生好人而不能必人之自好必天生好人而又多生不壞其天所生之好人此其大願也而究其所謂自壞者總由不行好事耳或氣質庸愚托根淺薄始以一念之差遂浸淫無所不至甚者心知好事不肯實行且以爲不行何害殊不知善惡兩途斷無中立之理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杏

不入於此卽入於彼久且入於匪類而不自知矣故欲行好事端自立志始天下忠孝節廉之事原非可以一蹴而卽造其極也今日而行一事焉明日而又行一事焉又明日而復行一事焉積而至於終身行之不倦此所謂常行也如是而人道克盡天祐以福此又言大願也嗟乎薄俗澆漓人心之陷溺久矣不得已而發之爲願亦可謂望之深而期之切矣顧安得盡天下之人皆翻然悔悟而一副斯願哉

漢儒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
真僞分爭諸子殺亂及至始皇燔滅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則先王之典冊鴻文蕩然矣漢高帝以泗上亭
長提三尺劍崛起豐沛良平運其謀韓彭宣其力故
能誅秦滅項其時秦灰未冷帝初不喜儒生見儒冠
者輒溺之而陸賈者始以口辯之雄折服尉佗終以
詩書之指稱說上前其言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乃爲帝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之者及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本五

古成敗之國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故名其書曰新語今其書具在試取而讀之自道
基以至思務洋洋纚纚敷文析理遠揮闔之習爲篤
厚之論雖未挾聖學之要然本之以先王歸之於仁
義其於儒術之要豈有謬哉自是而復除挾書之律
建藏書之策漢家一代文明之化謂非賈啓之不可
賈洵藝苑之功臣矣或譏其語駢氣繭故多闕字疑
其爲齊梁贗本要亦未必然也賈大傳洛陽年少際
文帝之聖明建宗社之大計固莫詳於治安策而審

微勸學退讓諸篇亦皆確有根據不爲浮蔓枝葉之言計撰雜論七十二劉向刪之爲五十八篇稱其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而朱晦翁曰新書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至唐皮日休讀其書言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蕩而雅雖諸論不同要之誼乃博學鴻才豪傑之士乃蘇子瞻譏其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以爲立談之間不必爲人痛哭夫禍莫甚於養癘害莫大於釀亂七國之變灼然可見舍分王子弟之謀以致尾大不掉之害劉濞曰

年之所爲不足以掩子政之忠也桓君山生於元成
之世策名建武之朝觀其陳政事之疏謂國之廢興
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於輔佐君臣道合則國是定
可謂識治體之大者彼其挽古諷今著新論二十九
篇雖其書缺有間大約引論考証有關世務吾獨怪
其以繁聲鼓琴阿主取容而不能以忠直導主是以
宋弘召而讓之然則譚之摘詞振藻雖有可觀要亦
雕蟲篆刻之流固未可與陸賈三子同日而共語也
夫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有何新異可炫愚蒙故曰

濫故知新使四子者遊於聖人之門其所造豈可量
哉而爾雅陸離或各抒其所見故知古人之所以爲
人者可與論古人之文矣爾雅陸離或各抒其所見故知古人之所以爲人者可與論古人之文矣
其以繁聲鼓琴阿主取容而不能以忠直導主是以
宋弘召而讓之然則譚之摘詞振藻雖有可觀要亦
雕蟲篆刻之流固未可與陸賈三子同日而共語也
夫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有何新異可炫愚蒙故曰
濫故知新使四子者遊於聖人之門其所造豈可量
哉而爾雅陸離或各抒其所見故知古人之所以爲
人者可與論古人之文矣

舍利子說

舍利子者浮屠氏以心而言也心經云舍利子是諸法空相此一語足以盡舍利之義矣而沙門修靜之徒苦行終身寃也以涅槃爲死以荼毘爲葬又以其荼毘所結聚不毀之精氣爲舍利子而寶之藏之往往建塔或有彩耀則世俗奔走頂禮謂是佛光之所現也嗟乎愚矣舍利子旣云是諸法空相則非有形之質可知今有形之質而云舍利子者世俗之見也余讀趙州禪師語錄亦云舍利子無足爲重趙州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四

空

僧也其言固有所見矣然則世俗之所謂舍利者寃竟何物曰此如蚌之生珠璞之懷玉凡能自秘其精氣者死後皆有之故諸沙門傳內多有荼毘之時舍利如雨者以是而語菩提三昧則未也故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此一語足以盡舍利之義

